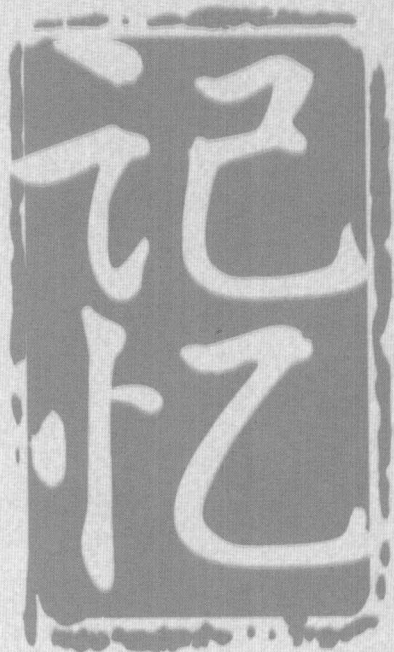




邹洪安著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邹洪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邹洪安著.——福州:海风出版社,2008.4

ISBN 978-7-80597-776-8

I. 记… II. 邹…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57829号

《记忆》

邹洪安 著

责任编辑:沈维章

出版发行:海风出版社

(福州市鼓东路187号 邮编:350001)

出版人:焦红辉

印刷:厦门昕嘉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154×224毫米 1/20

印张:14印张

字数:156千字

印数:1-1000册

版次:2008年11月第一版

印次:200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597-776-8/I·159

定价:36.00元

記滄桑歲月
的流太憶年
福日子的盡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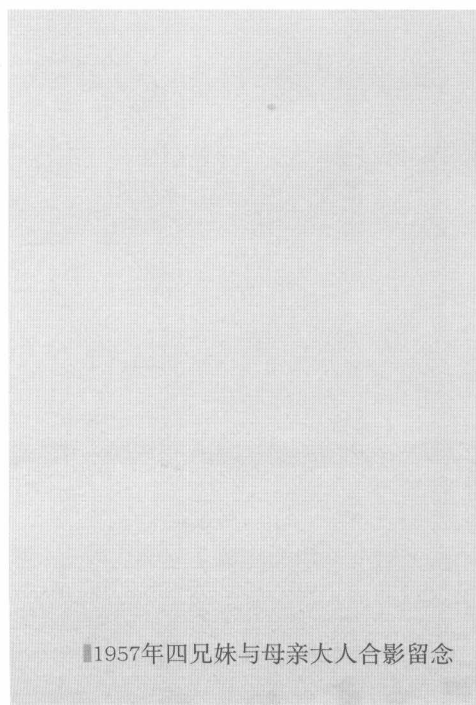
題鄒洪安先生自傳記憶

陳秀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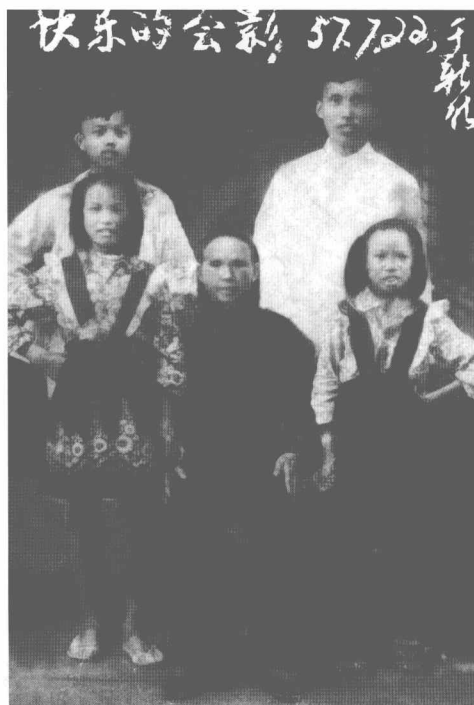




■1951年与岳平安同学合影



■1957年四兄妹与母亲大人合影留念





■1961年与爱人结婚周年纪念照



■1968年40周岁留影



■ 20世纪70年代在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塔前留影



■ 20世纪70年代坐在井冈山主席故居前主席曾经坐过的石头上

目录 CONTENTS

序	001
第一章 青少年时	
我的童年	010
半个劳动力	013
贩土纱记	016
婚姻	020
“信有恒”	022
一下武汉	024
开屠店	027
过年	028
我的父亲	030
第二章 出门创业	
我当村长	033
二下武汉	035
三下武汉	037
合作社会计	040
四下武汉	044
卖炭郎进空军	048
第三章 下放井冈	
下放井冈山	054
办劳动大学	058
周崇香生平	061
难忘的日子	063
单身爸爸	065
谈婚	066
二回新化	069
三年困难时期	072
山乡风情	074
民政工作	076
我的母亲	079
社教运动	081

目录 CONTENTS

第四章 “文革”时期

红卫兵	086
父女两派	088
我当总管	089
三回新化	091
上七访贫	093
我的满儿	096
参观记	099
机关农场	101
蹲点工作	104
重返民政	107
四回新化	109

第五章 改革开放

五回新化	113
晋升两级	115
我家出了“状元”	117
我的投稿	118
我上六十岁	119

第六章 休闲生活

我在井冈山休闲	122
我在厦门休闲	126
一回井冈山	128
六回新化	134
重回广州	139
二回井冈山	141
周转房记	143

第七章 人生小记

儿女小传	147
历险记	148
徙居创始人	151
为振东诗集作序	153

目录 CONTENTS

	溯本寻源-----	154
	初上井冈山-----	157
	扎根井冈山-----	161
	履历歌-----	167
第八章	生活拾趣(散文创作)	
	不喜欢与什么样的人下棋-----	172
	荆头沧桑小记-----	173
	方便与不方便-----	174
	有惊无险-----	175
	童年忆趣-----	176
	黄胺药与标准照-----	177
	圣贤愁-----	178
	茨坪的夏夜-----	179
	井冈山下后, 万岭不思游-----	181
	白字判词-----	183
	才 女-----	184
	嘴上说的好-----	185
	井冈山——历史美与自然美的统一-----	186
	黄洋界有一棵榎树-----	188
第九章	岁月如歌(诗词创作)	
	新诗部分	
	1. 秋-----	191
	2. 蜡烛-----	191
	3. 晨曲-----	192
	4. 竹-----	193
	5. 山泉-----	193
	6. 晚步南湖-----	194
	7. 水之畅想曲(四首)-----	195
	8. 种子-----	196
	9. 被忽视者的自由(三首)-----	197
	10. 瞻仰毛泽东同志旧居-----	198
	11. 青蛙-----	199
	12. 保护人类——为植树节而作-----	200

目录 CONTENTS

13. 退休	201
14. 落叶	201
15. 清明情思	202
16. 清明怀情	203
17. 寻找回音	204
18. 杜鹃花	205
19. 山湖傍晚	205
20. 欢歌笑语满茶园	206
21. 那是井冈山的杜鹃	206
22. 兰花颂	207
23. 山区老表乐开了花	208
24. 春雨赞	208
25. 清秋	209
26. 井冈山是一首诗	209
27. 黄洋界上观云海	210
28. 井冈山人迎嘉宾	211
29. 星, 点缀着山城	211
30. 瀑布之歌	212

旧诗部分

1. 题宿舍	216
2. 赠泽槐叔	216
3. 赠西超	216
4. 妻病	216
5. 登南山	216
6. 思乡	217
7. 茨坪月夜	217
8. 怀春	217
9. 离别	217
10. 茨坪晨	217
11. 浣溪沙	218
12. 求学	218
13. 育儿	219
14. 赞儿	219

目录 CONTENTS

15. 自赏	219
16. 清明诗会偶成	219
17. 落叶有感	219
18. 赠刘子卿	220
19. 和西超诗二首	220
20. 游动物园五首	221
21. 自得	222
22. 与林星弟井冈聚首	222
23. 叶落何归根	222
24. 春节忆佑安	222
25. 南山吟	222
26. 闲中好	223
27. 永遇乐——诉于西超	223
28. 咏梅	223
29. 对联集锦	224

附录

袁琴芬小传	228
祝大哥八十寿辰	230
祝大哥八十大寿	231
祝大哥八十大寿	231
祝大伯父八十寿辰	231
喜贺伯父大作《记忆》付梓	232
八十生日自题	232
保安弟来信	233
桂兰忆母亲	235
新化邹姓才户通用班次	236
邹士逵后嗣繁衍表	237
归	238
千家诗	239
黄自元间架结构九十二法	240
履历歌	241
井冈山水美	242
春雨赞	243
后记	244

序

没想到平生第一次写序居然是为了父亲的书，儿子给父亲写序于别人可能是奇特的组合，于我却是奇妙的体验。

父亲动心要写自传，大概有好几十年的历史。记得上世纪70年代，我还在读小学时，有一天，和父亲一起到剧场看演出，父亲见到一个朋友，寒暄中父亲提到他要（或正在）写自传，并征求朋友的意见。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自传”这两个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听父亲的口气觉得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所以要请教别人。印象中父亲还一再解释不是搞什么树碑立传，那朋友的表情似乎是鼓励父亲。他们谈的内容都超过了我这个年龄的理解力，只是大人们似乎在讨论大事的神情，激起了我偷听的兴趣。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向父亲提到过去这个细节，也没有问父亲在那个和我现在差不了多少的四十来岁的年龄，为什么会有写自传的冲动。我也没有那时父亲写自传的印象，或许父亲曾经写过，而我却不知道，反正，到现在，我没有看到过父亲那时写过的自传手稿。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动手写自传大约是近十年才开始的，那时父母亲早已经退休，随我们到厦门居住。每次下班时，都可以看到父亲坐在他卧房的书桌前在写什么东西，每次吃饭时还要叫一两次，父亲才会慢吞吞地从卧房走出来。偶尔和父亲在一个卧房午休，我不经意地瞥一眼书桌，才发现父亲在写过去的事情。写自传？几十年前的记忆又激活在我的眼前。但这次父亲写自传并没有大声张，好像也没有征求过什么人的意见，也许父亲跟他的弟妹们谈过，反正我们没有参与。对父亲写自传这件事，我们兄弟最初都没怎么当回事，对父亲的自传到底能写成什么样子没有预期，也没感到父亲这项写作工程有什么重大意义，只是觉得父亲闲在家里，除了下象棋，也不爱看电视，没什么娱乐，写写东西也是一种脑力锻炼，避免老年痴呆症，加上父亲平时就爱舞文弄墨，我们皆以对身心有益而持支持态度。只是母亲担心父亲坐久了会对身体不好，要求父亲多活动。父亲很认真，一篇稿子会改来改去十余稿，稿子上只要涂改一两个字，父亲就会重新抄一遍。我有时心疼父亲说：你不要这么认真，将来如果出书，只要让印刷工人看得清楚就可以了。但父亲不听，依然我行我素。

父亲就这样认认真真地写着，而我们也就这样不经意地旁观着，他在书桌前伏案写作的背影，成了我们下班回来时最常看到的风景，不觉得又一个十年的光景就这样快过去了，直到有一天，又一次吃过午饭，全家人坐在沙发上，父亲略带羞涩地说：“我的自传差不多写好了”。这时我的心突然一震，我这才意识到在我们半忽略的姿态下，父亲居然真的像蚂蚁搬家一样完成了一个浩大的工程。捧着父亲厚厚的手稿，我对帮忙电

脑打字的人一再交代，千万不能把手稿给丢了，我知道这是父亲十年的心血，一旦丢了，父亲会疯的。

直到这时，对父亲的自传我并没有多少感觉，也不觉得跟自己有什么太多的关联。我最原始的想法就是自传是父亲自己的事，那是父亲的爱好，是父亲打发时光的一种消遣，即使我提出要给父亲的自传出书，也是因为投其所好，让他老人家高兴高兴，算是我们做孩子的尽尽孝道。父亲把手稿交给我，我立马交给别人打印，丝毫没有先睹为快的欲望，文章打印出来后，我也没有迫不及待地想好好拜读，而是先拿给父亲自己校对。父亲校对好了，把校对稿交给我，要我帮忙再校对一下。我呢，忙于公务，给自己找各种借口拖着。直到有一天生病在家休息，觉得可以趁这个时间校对一下父亲的稿子，这才捧起父亲的自传。

我没想到看父亲的自传居然会欲罢不能，将近一个星期，我都是在阅读父亲的自传中度过的。的确，我没有一口气把它读完，可那完全是因为父亲自传中太多的信息量，让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中断以便好好消化，但父亲的自传却持续地吸引我，我一有空便捧起它。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的阅读体验了，我现在发现很难有什么东西，可以持续地吸引我不被转移注意力地一直看到底，父亲的自传居然匪夷所思的“好看”。父亲的文字我也看过不少，印象中父亲总是试图在文章里加一些文学色彩，结果反而不自然。但父亲的自传里，父亲仿佛有如神助，突然具有惊人的叙事能力。比如描写我奶奶买了一个砂锅没有用米汤煨，使得年夜饭的肉一直煮不熟，被迫在大年三十犯下大忌跑到邻居家借锅，我爷爷冲奶奶一句：“你害了我！”让全家人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预感下，充满东方神秘主义的惊心动魄。又如父亲遭兵乱的那一节，则好像一篇出色的短篇小说，其中的情节曲折、悬念频生，却是在一种自然的叙述中引人入胜，也许因为父亲的生活就有如一篇小说，但父亲的记录却真的让人如临其境，特别是那一节的开头，父亲描写他们大年初三出门时，在雪地里谈论今天出行的日子是否吉利，一个人突然摔了一跤，简直是神来之笔。

父亲在他的自传中记录了他传奇般的经历，记录了死亡、历险、穷途、翻身，以及天上掉馅饼和郁郁不得志的曲折和坎坷。父亲就因被我爷爷骂了一通，一气之下，没带一分钱，一个人从湖南新化老家跑到武汉，一年才回家，从此爷爷不再敢骂父亲……父亲因为吃一碗面条和领导闹翻了，愤而辞职跑到武汉，成为那个时代的农村打工仔，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他，靠一张夜校文凭，居然被广州空军司令部录用，一下麻雀变凤凰……在繁华的广州没呆两三年，突然一声令下，下放到连煤油灯都没有的井冈山，吃自己舂米打出来的满是谷子的饭……有时候个人的奋斗可能改写人生，有时候大时代背

景下只能随波逐流。但父亲的性格总是给他的人生一种别样的精彩。读完自传，我常常在想，命运就是那样神奇，我们后代现在几十口、将来一代代的命运，有时就系于父亲当时的一念之差，人生就是由无数个偶然组成的，任何一个偶然的改变，就会改变一切。

性格决定命运。父亲的自传里有无数的细节，可以看出父亲的性格。比如当时农村的男子，无论大人小孩都剃光头，省钱又简单，理平头则是奢侈的时髦，父亲明明知道爷爷会强烈反对，他还是禁不住诱惑偷偷去理了个平头，果然让爷爷骂得个半死；再如父亲和爷爷一块到圩场卖盐，一人一担分开来卖，父亲的担子没多久就卖光了，爷爷摆的摊子却只卖了一点点，爷爷正纳闷，这时有人投诉：“你儿子卖得比你便宜，你怎么不优惠一点”，父亲自然又逃不过一顿臭骂；又如爷爷去世后，一家七八张口，全部的重担压在父亲的肩上，虽然二叔也可顶半个劳力，但家里的艰苦可想而知，而三叔去读书却只得了个二等助学金，据说凭家庭情况三叔本来已经评上了一等助学金，但有人举报父亲送三叔上学时口袋里插了三支钢笔，证明家里不穷，但真实的情况是，三支钢笔只有一支是真正属于父亲自己的……

父亲这种个性据说和爷爷很像，所以父子俩才同性相斥，父亲爱顶爷爷，不讨爷爷欢喜。在父亲的回忆里，奶奶的“好”总是多过爷爷的“严”。但1998年，我陪父亲回老家，在奶奶墓前没有落泪的父亲，在爷爷墓前却泪流满面，证明父亲是理解爷爷的爱。不过，从自传里，我发现奶奶的性格也不寻常，在父亲所有的口头叙述中，奶奶给我的印象就是低眉顺眼、菩萨心肠、没有主见、没有脾气，但父亲自传里的一个细节却改变了我的看法：有一年爷爷在武汉谋生，有人传了一个口信，说爷爷不回来过年了，我那从未出过远门的小脚奶奶，把孩子丢在家里，借钱雇了一个轿子就只身一人直奔武汉千里寻夫，到武汉扑了一个空，等她失望地回来时，却发现我爷爷早就回家了。奶奶的这个举动使家里欠了一屁股的债，好多年翻不了身。这个啼笑皆非的故事结局在当时自然令人十分沮丧，但在今天却使我对奶奶充满敬意，无论人们怎么说奶奶这种听到风就是雨的冲动，是多么不理智甚至是愚蠢的举动，但奶奶一个裹小脚的弱女子，敢于独闯武汉千里寻夫，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决断啊！我从父亲后来几闯武汉的经历中分明看到了奶奶的影子。

据说一个人和父亲的关系会随着年龄发生变化，几岁时依赖父亲；十几岁，反抗父亲；二十几岁，开始理解父亲；三十几岁，有事愿意请教父亲；四十几岁，自己怎么越来越像父亲；五十几岁，啊，父亲总是对的……的确，我是在二十几岁才开始理解父亲的。我研究生毕业时，没有地方住，在厦大研究生宿舍赖了一年，最后还是被赶出了

来，被勒令必须搬出的那一天，我收拾好东西，走出宿舍，正好是傍晚，夕阳西下，除了仍寄在宿舍的书之外，剩下的全部家当就是左手一床席子，右手一个水桶，从厦大研究生宿舍“凌云三”长长的阶梯一步步走下，我油然而生一种逃荒的感觉。就是在26岁的那一天，我忽然这样地想起父亲，我想我如果呆在家，就不会有这种被扫地出门的处境，眼前的一切全都是因为我是属于第一代的移民。我在想象，当父亲作为第一代移民闯荡江湖时，他是不是有着和我一样的感觉呢？

到今天读了父亲的自传，我为自己当时的矫情感到羞愧，对比父亲曾遭遇的风雨和面对的苦难，我那一点小小的失落算得了什么呢？父亲遇过土匪，躲过兵乱，逃过水灾，经过饥荒，但最能体现父亲挑战生存能力的还是父亲在武汉的打工岁月。那时爷爷已经去世，一家七八张口的重担全部压在父亲的肩膀，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血肉的肩膀——父亲在武汉谋生的职业就是卖苦力的搬运临时工。有一个细节最能说明当时父亲的生存状况：有一次父亲搬运闪了腰，他仍然每天坚持搬运，他已经无法弯腰起肩挑担子了，只好出门时请人把担子放在他肩上，到目的地再请货主帮助把担子卸下来。如果不是到了不挑一天担子就不能换一天口粮的地步，靠挑担子维生的人，闪了腰之后决不会继续挑担子的，即使吃得了肉体的苦，也断不敢冒这个险拿自己的腰开玩笑，那可是谋生的工具啊。读到这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闪了腰的父亲靠别人起肩挑担的背影成了我心目中顶天立地的父亲形象。但父亲顽强的生命力有时仍超过我的想象，在寄人篱下的武汉，屋漏偏逢倾盆雨，妻子生了大病，这厢是病人看病需要钱医，那厢是七八张口需要饭吃；这厢是病人孩子需要照顾，那厢是一天不干活就没有饭钱；这厢是担心孩子的母亲一病不起，那厢是寄居的房东害怕病人死在家中像瘟神一样把父亲一家往外赶，我想所谓穷途末路说的就是这时的状况了。我不知道父亲当时是怎么挺过来的。

父亲在自传里描述这些苦难时，他的语言仍然是平实的，没有任何渲染。比如，父亲原来一个人在武汉打工谋生，后来家属从老家也跟到武汉，生存的压力顿时增加了许多，父亲采取的方法按照他的原话就是：“强化自己的劳动力”，所谓“强化自己的劳动力”就是把每天挑两趟的工作量提高到每天三趟，对于这种挑战自己生理极限的卖苦力，父亲轻轻用一个“强化”二字就一笔带过了，不像我在这里一惊一乍的。这也许就是80岁男人和40岁男人的语言区别。父亲语言宁静的朴素，除了给人一种历尽沧桑的风轻云淡，还留下未经雕饰的凹凸质感。未被彻底“招安”的草根语汇和父亲特有的用词习惯，夹杂在已经“普通化”的书面语句中，给人一种新鲜的体验，有的地方如果用湖南话来读，可能会有另一种味道。父亲对他的语言没有自信，平时写作时总想更文学性一些，这一次父亲也想借我之手，在校对时帮他修饰一下，但我无法从命，我以为父亲

独特的语言方式，是他更为真实的生命存在形式。自传中，所有的语言风格，都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即便是有些用法可能会造成理解的差异甚至冲突。

比如：当父亲写到“心意的”，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过意不去”或“心里不自在、很难受”，但别人看到这句话时恐怕就要根据上下文来猜了。父亲在描述生活艰难的同时，没有忘记一路走来曾经给他滴水之恩的许多普通人，父亲记下了驾毛板船人家送的一双鞋，在三年困难时期没油吃，人家慷慨地往自己的炒菜锅里倒的一圈油，还有见到自己半路发病，步行50里路传口信一诺千金搬来救兵素不相识的路人，还有在逃难时把自己存放的财物完璧归赵的客栈老板娘……这些感动了父亲一辈子的凡人小事，穿越了时空流淌在80岁父亲的笔下，成了父亲自传中最温暖的记忆。

但父亲也记录了他人生旅途中遭遇到的人性的冷漠和傲慢。一句温暖的话可以感动人一辈子，而一句无情的话，同样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冰冷记忆：“到汉口有钱捡，也要带一个扫把来”；“我这里又不是摇钱树”……这些发生在特定场景的语言，刺激着父亲敏感的自尊心，也提示我们无论自己如何优势，都不要用语言伤害向你求助的人。而一两个爱整人的权力者，在父亲心目中，更是令其不齿的恶有恶报的恶人。

但父亲对人性的恶，仍然采取了技术处理，不像他对恩人的感激毫无保留。也许是时过境迁，父亲已经宽恕了；也许是事涉敏感，父亲仍有所顾忌；也许是事关他人，父亲不愿伤害无辜。无论如何，父亲用以德报怨的心态和温柔敦厚的笔法把生活中的阴影稀释了、模糊了甚至隐去了，父亲的自传呈现给世人的仍然是世上还是好人多的风俗画。

这让我想到历史的真实性问题。2001年，我考上了历史学的博士研究生，在我的思维多了历史一极的同时，我就对历史的真实产生了困惑：那些似乎言之凿凿的历史结论，它立论的历史证据真的是真实的吗？父亲的自传给了我一个最熟悉的案例。这是父亲的真实吗？答案应该是“是”；这是真实的父亲吗？答案也许“不是”。毫无疑问，父亲的自传写的都是真实，父亲没有虚构，但这是父亲生活的全部吗？那些不能写出的一面，那些无法写出的一面，那些不愿写出的一面，也许是改变父亲命运、影响父亲人生的一面，也许是更让父亲刻骨铭心、难以释怀的所在。

除了呈现给世人有关父亲个人的故事，父亲的自传的确也留下了鲜活的社会历史资料。父亲工作生活过五个省份：湘鄂粤赣闽，他读过私塾，上过初小，进过夜校，淘过金，卖过盐，贩过纱，驾过毛板船，开过屠宰业，做过合伙人，当过农会主席，搞过合作社，干过搬运工，最后成为国家干部，他的人生轨迹，就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失去土地后如何在农村谋生、如何到城市闯荡的历程，里面有大量的社会生活信息：比如爷爷和父亲曾发行过钞票，这是农村的个体“金融业”的雏形，提供了20世纪早期中国农村的信用制